



# 先锋的油滑美学:《兄弟》的意义

白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兄弟》的形式化追求、理念化特征以及对过度的沉迷,体现出对先锋派的回归。具有“油滑”性的“大话化”特征以及大量身体隐喻构成的身体叙事带来狂欢化倾向和媚俗嫌疑。《兄弟》具有对深度模式的执迷,但“油滑”也带来结构与意义的自我消解。《兄弟》意味着后现代背景下的先锋的油滑美学策略。

**关键词:**先锋;油滑;媚俗;《兄弟》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4-0149-04

在先锋与媚俗间的大俗大雅界限,要算得一个极高的标准。鲁迅对于《故事新编》的自省便可见这种二难:“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我的集子里,只剩下‘庸俗’在跋扈了”<sup>[1]</sup>。余华的《兄弟》也同样引发了对媚俗的批评风暴。但正如苍狼所说,用什么东西作为武器来批评决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批评<sup>[2]</sup>,以大话化、扭曲化乃至荒诞化来调侃世界的《兄弟》便遇到了“拔牙匠”蒋泥等科学实证主义式的“厕所研究”<sup>[3]</sup>来指责其细节失真的错位。这种错位提醒我们思考《兄弟》是否意味着余华创作的新阶段:既非先锋的暴力美学、形式美学,亦非回归现实的自然主义美学,而是在市场和后现代背景下扬弃发展为先锋的油滑美学阶段。

一般认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摆脱早前的先锋实验主义风格,而进入了回归世俗现实的阶段。此后十年中,据余华自述,他一直在写的长篇力图延续早期的精致化风格,但此路已不通,狂欢时代的浮躁心态很难允许宁静的精致,而换种写法后,《兄弟》便在失控状态中喷薄而出,以狂欢化、粗疏化的大写意笔法来写狂欢化的时代,以扭曲化的写法来写扭曲化的人生。这在我看来,《兄弟》体现出明显的先锋派创作和思维方式的回归与进化特征。

首先,从形式化追求来看。从马原肇始,先锋派对形式主义文本实验有独特的执着,带来了革命性的

开拓。但与先锋派早期马原、洪峰、孙甘露等的“元叙事”、“叙述圈套”、“结构迷宫”相比,先锋派后期的余华(包括苏童)已表现出先锋路径的转变,即从结构迷宫转向生存意义探索的先锋性上。时隔近20年,《兄弟》倒是体现出结构构建中的形式主义,形式实验的先锋种子萌生出成熟的大树。上部与下部,一个历史,一个现在,一个是中世纪,一个是后现代,这种在对比与延续、实写与断裂强烈的结构张力中包蕴的意义张力是具备举重若轻式巧妙与深刻之冲击强度的。试想,独立一个上部或下部出现的小说,它的意义空间会缩减多少倍,境界会小多少倍。上下部结合会使作品从单纯的历史与现实描述迅速拓展到对历史、时代、人生的规律和本质意义的思考,呈现出立体的哲学空间来。结构、形式诞生出意义的巨大飞升,意义蕴含于结构、形式之中。对于上下部的分开出版,有论者对其商业炒作性讥为“行为艺术”<sup>[4]</sup>,这种商业性是显然存在的,但从上下部间内容的巨大反差和意义生成来看,分开出版或许可以将“行为艺术”上的引号去掉,而配得上真正的行为艺术的意义生成性。上部构成的意义期待与下部的巨大跨度与颠覆所构成张力是成功的。而余华个人对于这种形式的实验或许开始也还抱有志忑,他还需通过上部的阅读效果来验证自己的预期,然后再推出意义颠覆和意义跨越性的下部来。

其次,理念化特征。先锋派作品的理念性往往突出表现为人物、情节等的符号化、类型化。这会产生人物、情节的模式化、失真化,但它也会产生寓言化、

\* 收稿日期:2006-12-20

作者简介:白浩(1973-),男,四川旺苍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漫画化的冲击力,并直接在哲学层面行走和构成冲击力。马原、残雪于此都是典型的。就形式与理念的融合而言,先锋派与《兄弟》是探索性、实验性的。在此我不愿简单断言这是进步还是退化,而只是试图指明这一特征。《兄弟》作为一部长篇,将以往先锋特征的长与短都作了拉长和放大,也将矛盾更予激化。李敬泽所说的余华的力量在于纯粹,在于简单<sup>[5]</sup>,对此认识是深及本质的。由此理念化、符号化、模式化特征来构成一部长篇,那么,当理念简单和直接的强冲击力过后,枯燥感便会充斥在后续阅读中,产生雷同化的不忍卒读感。其实,这样的阅读效果并不奇怪,阅读拉伯雷《巨人传》也会产生同样的过程。可以循着作品中的理念、模式而推测后面的叙述,甚至跳跃阅读也不会对阅读产生多少偏差。这种简单会产生瞬间快感,而缺乏文火绵长的从容叙述与咀嚼余韵。

第三,是对过度的沉迷。过度,就是夸张、变形,长处在于可能抓住本质特征而深刻,短处在于面临失真的指责。这是与上述第二个特征相联系的,因为过度是为了表现理念,是受理念所指引、支配的,过度是手段,理念才是目的。过度与理念化、模式化、寓言化、漫画化、狂欢化相联系。判断过度是否成功和恰当,关键看它与理念的结合程度是否成功和恰当。余华一直都在过度上行走并取得巨大声誉,从早期对暴力、死亡的过度,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对苦难的过度,而《兄弟》除了继续的暴力、苦难过度外,增添凸显出新的过度——欲望的过度。当然,这些过度中一以贯之的是始终围绕对生存本相的探索。不同的过度伴随着对人生、对生活不同阶段的情感姿态,早期先锋作品的冷漠拒绝,《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温情和解,《兄弟》中则转向一种火辣拥抱,这从李光头的成功、宋钢的屈从、林红的变迁都可看出来。从冷漠拒绝到温情和解再到火辣拥抱,余华越来越人间化但批判力也日渐弱化,以致《兄弟》中更多的意义在于对时代的呈现了,以往穿越具体时空的超越性意义弱化下来(这也是被指为恶俗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二

如果说上述先锋回归在文学性上表现得更为纯粹,那么,先锋的市场化进化则带来了更为激烈的双刃剑效应。这尤其体现在具有“油滑”性的“大话化”特征以及大量身体隐喻构成的身体叙事。

《兄弟》有着强烈的狂欢化倾向。情节、内容上的夸张、过度,人物的漫画化,语言的大话化特征可以带来先锋性的深刻与陌生化,构筑起怪异的美学新风格,但是,当这些行为失去陌生性而广为人知乃至接

受时,先锋行为便展现出另一面,即媚俗性,其所要达到的颠覆效应便沦为媚俗化的伪狂欢化和伪解构化。这种大话风格可以摆脱正常生活秩序与思维规律,以最大的自由在荒诞与真实间率性游走,锋芒所及,连钩带刺,出乎意外,取得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的深刻与美感,其构成的摧枯拉朽颠覆效应是大气磅礴,酣畅淋漓。而且因为它并不按正常逻辑顺序行走,便也无从辩护,因为逻辑错位正是它的最具杀伤力之处。但正如任何过度所面临的危险一样,这种大气磅礴也可能是泥沙俱下,面临着失真、媚俗以及芜杂、粗疏,大话化的过度可谓是对过度行为的过度。

与《兄弟》及余华对此的放纵不同,鲁迅对“油滑”创作方法的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谨慎。《故事新编》杂糅今人今事、现代用语、英语是油滑,人物、情节的戏拟化、漫画化也是油滑,所产生的战斗效应是鲜明的,“《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sup>[6]</sup>。鲁迅本人尽管再三表示“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但却也由“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而“忍不住”发展为《故事新编》九篇,且油滑之势愈益放纵,“仍不免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sup>[1]</sup>,且于1933年又表示“以后也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sup>[7]</sup>。对于“油滑”的理解,以往往往视为技巧而论,经过后现代文化的洗礼,郑家建将其上升到世界观、文艺观高度,指出:“必须从本质上重建对作品的世界观深度和艺术意识的把握方式,即必须把‘油滑’理解成是一种观察人生世相的特殊眼光,是一种对社会、历史、文化独特的认识方式;必须把‘油滑’同作家主体内在心灵的深度、复杂性和无限丰富性联系在一起;必须把‘油滑’同艺术想象力的异常自由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油滑’同中国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关系。”<sup>[8]</sup>

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将“油滑”的颠覆性、解构性效能发挥得愈益广泛,也因其与后现代的拼贴、游戏、解构美学特征暗合而引起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和争论,同时成为一些作家在后现代语境下“新编故事”的新历史主义母本和精神根源之一,但作家们有所忽略的是鲁迅同时始终对“油滑”保持着警惕与节制,对其双刃剑伤及自身一面的清醒认识:《不周山》“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绝不能称为佳作”<sup>[1]</sup>,这油滑“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sup>[9]</sup>因此,他多次指出《故事新编》“游戏之作居多”<sup>[10]</sup>，“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sup>[11]</sup>。在他看

来,油滑之所以是“创作的大敌”,主要在于其创作态度的游戏化、不够认真、严谨,破坏了作品整体的严肃性,因此是“小玩意”而难成大器。这标准不光于己,对人如青年作家张天翼他也是如此批评的:“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sup>[12]</sup>,”张天翼的小说过于诙谐,恐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一经翻译,原文的讨厌味也许就减少了”<sup>[13]</sup>。

鲁迅在战斗环境中的“油滑”美学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解构之门,而后王朔的痞子腔、周星驰的“大话”则推动了“油滑”与后现代文化语境的结合,王小波“王二”系列亦可视为油滑美学的典范继承者。至于余华的《兄弟》,则以先锋式的放荡来支撑着对油滑的放纵,形成了崭新的既是现实主义又是先锋主义的油滑风格。风格即人,余华新的风格即新的余华,对此,我们需要认识和讨论其中的长短,这是必要的,但若未及深入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此风格也难免草率。

除大话化油滑化特征外,《兄弟》的身体叙事特征也是引来媚俗指责的重要方面。上部李光头的光头,电线杆、板凳上的性欲,林红的屁股,宋凡平的扣篮、打架的身体,李兰的头发,扫荡腿,到下部的处女膜,丰乳霜,阴茎增强丸,宋钢的隆胸术,乃至福利工厂的14个残疾“忠臣”,等等,《兄弟》可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身体叙事系统。这种屁股与身体的诗学是一种对文学早期形态的回归,对民间笑谑文化的回归,在这方面,《巨人传》可谓是一个典型范例。它所具的力量在于简单、直接、形象化、强烈的戏剧感、形成狂欢化氛围。这种创作方法与余华先锋性路径的简单、纯粹及过度是相适应的,然而可能产生的弊端则在于符号化、粗鄙化的危险。

### 三

如果说目标仅在于认识和表现时代,“正面强攻时代”的话,以先锋化的过度,尽管失真,《兄弟》毕竟得其神髓,不失为成功之作。但要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官,这显然并非余华的目标。余华之为余华,在于他始终面对人性探索说话,这才是他的真义所在,《兄弟》同样如此,同样可以看到对深度模式的执迷。

在《兄弟》人物系统中,众多人物都肩负着简单化、符号化的任务,都可视为道具,而其服务的中心均指向于李光头、宋钢二人,这稍复杂些的兄弟二人成为向先锋意义探索模型中的支架,成为哲学意义上人的两种存在方式的隐喻。余华的力量在于面对复杂世相中提取出最为简单的一个模式或理念来,以过度来达到一击致命的震撼。因此,面对余华,我们可以大胆地探寻他所要追求的理念。《兄弟》中,秉承《活

着》、《许三观卖血记》的路径,仍然在人的生存所面对的最基本食、色二元素的路径上行走。李光头在政治时代、物资匮乏时代和禁欲主义时代以偷窥所获得的性边缘非法化资本成为屁股大王,作为交换价值交换来56碗三鲜面而活下来,在市场时代,他则以破烂大王所积累起来的合法化金钱资本而成为市场英雄,成为统治刘镇的隐形之王。他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生命之恶的原动力所膨胀起来的欲望英雄,他忽视和践踏任何时代的行为规范而成为一个超人意义上的混世魔王。而与之相对,宋钢则是一个伦理人物,他始终是人类善之观念的执行者和承担者。作为一个需要生存、需要“活着”的人,他同样要面对李光头需要面对的食、色二元素,即吃与性,因此他和李光头一起吃大白兔糖,和林红结婚。然而,与李光头不同,他始终服从于“善”,把吃的让给李光头,把林红让给李光头,他甚至可称为是仁、义、忠诚等“善”的化身。然而“善”却在萎缩乃至戕杀他的生命力,他艰难地活着,成为“首席代理”,面对生存压力无奈地做隆胸术,最终因为“善”之信念支撑的崩塌而卧轨。他既是被生存压力所杀掉,也是被“善”所杀掉的道德英雄。

李光头的得势与宋钢的猥琐死亡,是余华对传统善恶观的质疑和颠覆,这是哲学存在意义而非道德判断意义上的。然而,面对新的时代,余华显然并非简单亦非执着地肯定或否定善恶选择,相反,《兄弟》正表现出他对诱惑而呈现出的混乱以及自我颠覆。面对市场时代,李光头并非余华要否定的人物,其恶的行为并非余华要否定的选择,相反倒似乎是他所要犹豫地接受的英雄生存方式。而宋钢亦非余华所要讴歌的人物,其善的驯服亦非余华要缅怀的,相反倒似乎是他要放弃的死亡方式。隆胸术实际上是对宋钢生存理念最具震撼性的根本否定和调整标志,是他向外在市场、向内在恶的存在方式的屈服和顺从,与之相比,其肉体死亡的悲剧意义反倒平淡许多。就此而言,宋钢及其隆胸术成为现代生存着的人面向欲望、面向生存之悲哀及顺应的隐喻,同时宋钢及其隆胸术也成为作为文学先锋面对市场、面对世俗生活之悲哀及顺应的无奈隆胸术的自我隐喻。李光头与宋钢,作为一对从哲学意义上根本对立的人的存在方式,对余华而言,本不在于要给出谁是谁非和选择哪种生存方式的答案,但从历史的现实趋势来看,李光头的恶之存在生命蓬勃,而宋钢的善之萎顿走向衰亡,却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流向,这就是哲学生存的悲剧意义。

李光头与宋钢,这一对对立的哲学存在方式,被余华以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兄弟”关系捆成一团,这种作为外在写作技巧的捆绑方式堪称巧妙,所对比产生

的探索效应也更为震颤和深刻。但是,《兄弟》中屡屡渲染乃至夸张的兄弟情谊深厚这种伦理之善却在内在理念上遮蔽乃至消解着善恶存在及选择的哲学主题。从外在技巧来说,他需要兄弟深厚情谊来捆绑二人,捆绑两种存在方式,捆绑两个时代,从内在理念来说,他需要突出的恰是两人两种存在方式的冲突、破裂。这实在是《兄弟》内在不可调和的也是致命的根本矛盾所在。这也正是导致阅读效果中对兄弟情谊虚假性的怀疑,对善恶存在方式探索深度构成掩盖和自我消解的原因所在。

为文之首乃在“立主脑”,《兄弟》始终存在兄弟伦理之情为主脑还是善恶存在方式的哲学探索为主脑的问题,如果以前者为外在形式,后者为内在主脑,那么二者间存在的张力仍可微妙地维持全篇平衡并获得独特魅力。然而,小说最后的结尾却打破了这种危险的平衡,这或许倒是全书最大的败笔。宋钢死后,作为善恶存在方式的对比也已随之结束,作为盛放这种内在主脑的外形——兄弟情谊也就随之失去了其存在意义,若全篇到此为止则可矣,此时渲染李光头的兄弟情谊已为全书主脑进行拨正反乱,进行颠覆。而且,李光头随着悔恨而淡出江湖,严重违反其行为逻辑,道德劝善说的续貂毁坏了李光头的精彩形象,也毁坏了“主脑”,毁坏了宋钢的隆胸术及死亡的哲学意义。如果退一步说在与宋钢的信的交织中这些叙事还算勉强可以存在的话,那么,更糟的破坏发生了——那就是《尾声》。更为虚假和混乱的要算林红成为老鸨,且不说违背其行为逻辑的虚假,就算她的选择恶是作者意在要延续和强化时代主题,但这同时又消解了李光头的道德劝善皈依,再加上童铁匠的“节日大王”等油滑内容,真正体现出余华彻底的混乱和迷惘,淹没了主脑。这正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

在先锋探索与现实回归的轨道上,在市场与大众的诱惑前,先锋的油滑美学,或许正是一种在后现代社会中执着于先锋行为而又企图两全的文学策略。而其成败毁誉,却正有待评说。

参考文献:

- [1] 鲁迅. 故事新编·序言[M]//鲁迅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1-342.
- [2] 苍狼. 倾听现实的脉搏——代序[G]//杜士玮等主编. 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1.
- [3] 蒋泥. 《兄弟》里的厕所等问题讨论[G]//杜士玮等主编. 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 [4] 郇元宝. 我欢迎余华的重复——评《兄弟》(上)[G]//杜士玮等主编. 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27.
- [5] 李敬泽. 《兄弟》顶多也就是两行泪水——我读兄弟[G]//杜士玮等主编. 给余华拔牙——盘点余华的“兄弟”店.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23.
- [6] 鲁迅. 致黎烈文,1936年2月1日[M]//鲁迅全集:第1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9.
- [7] 鲁迅. 致黎烈文,1933年6月7日[M]//鲁迅全集:第1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2.
- [8] 郑家建. 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38.
- [9] 鲁迅.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 [10] 鲁迅. 致杨霁云,1936年2月29日[M]//鲁迅全集:第1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
- [11] 鲁迅. 致王冶秋,1936年1月18日[M]//鲁迅全集:第1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2.
- [12] 鲁迅. 致张天翼,1933年2月1日[M]//鲁迅全集:第12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4.
- [13] 鲁迅. 致增田涉,1932年8月9日[M]//鲁迅全集:第1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8.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The Slick Esthetics of Avant-garde

——The Significance of Brothers

BAI 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lized pursuit, the notionalized characteristics and overindulgence in extreme of Brothers manifest the return of the avant-garde. The “buck” characteristic of “slickness” and the body narration with massive body metaphors bring the revelry tendency and the suspicion of pleasing the public. Brothers is indulged in the depth pattern, while “slickness” also brings self-resolution in tructure and significance. Brothers embodies the slick esthetics strategy of avant-garde Yuhua creates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Key words:** avant-garde; slick; please the public; Brothers